

人性·自然·历史



梁启超



人性·自然·历史

王蒙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40 号

人性·自然·历史

冯敏飞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50,000

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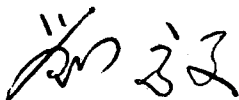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, 0,001-6,000 册

ISBN 7-5039-1424-6/I·601

定价: 7.00 元

旅游新区及其新人、新文学

(代序)



一个新的旅游区需要大批投身旅游事业的新人，一个新旅游区的崛起也必然造就大批旅游事业新人，——旅游文学作品集《人性·自然·历史》的出版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。

这部作品的作者是生活在金湖旅游区的冯敏飞同志。金湖位于福建省西北部，距久负盛名的武夷山旅游区仅100多公里，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。那与武夷山同属碧水丹山，同是多姿多彩，同样引人入胜，只是千百年幽锁深闺。本世纪80年代初，金湖形成，锦上添花，这方奇山异水开始为世人青睐。湖畔巨岩骤裂一隙，在湛蓝的湖面上映出皎洁的银辉一脉，浑然峭壁与悠然湖水相映成趣，为之罕见。1989年12月，我到金湖游览。在那美丽的地方，还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尚书第”，还有在全国“天下第一团”汇演中饮誉的“梅林戏”，还有不少娓娓动听的历史传说。金湖是迷人的，是充满希望的。

旅游与文学密不可分。一个旅游地的诞生，往往从一次文学活动中孕育。一篇文学作品推出了一个旅游胜地，一篇文学作品诱导了大批旅游者，至今常见。缺乏文学性的文字是苍白无力的，难以起到宣传促销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文学也离不开旅游，历史上的山水诗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大巅峰，现代文学无不从旅游中

吸取养料。金湖最新开发的景区上清溪，早在 300 多年前就有个名叫陈九畴的文人游览并写了诗，不久就有礼部主事池显方根据他的诗去游览并写了一篇游记，赞叹“兹奇果逾九曲”。1993 年，附近乡镇要在那建电站，当地几位文学青年就根据池显方的游记呼吁要保护那里的旅游资源。当时县里一班领导同志很有头脑，立即决定“上清溪有黄金也不能挖”。上清溪那洪荒的原始状保留下来了，宣传开来了，大受游客欢迎。可以说：没有文学就没有上清溪旅游区。而有了金湖，包括她的尚书第、梅林戏、上清溪、水上一线天等等，就会有与之媲美的旅游文学。

我国旅游文学的历史是令人骄傲的。生命之树常青，创新永无止境。旅游文学不是用华丽的词藻去堆砌景观，作家学者化是时代的要求。这部旅游文学作品值得一读，首先在于它挖掘了金湖山水人文所特有的内涵。旅游难免“走马观花”，但如果读了这样的文学作品，走进了金湖的时空隧道，就能真切地了解她，欣赏她，爱抚她。当然，作者的视野远不止是金湖，也不止是景区旅游，而更多是涉猎整个人生旅途。“人性”小品自不必说，那些被归类“历史”的作品也不乏独到。他所披露的节妇烈女血泪史，有助于海内外游人加深对“风景”的了解；他所发明的“狗肉效应”（《祭袁崇焕》），则有助于人类对自身“风景”的观察。同时，他的描述方式也不乏创新，读来生动有趣，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冯敏飞同志是个有才学有热血的年轻人。他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，在旅游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。他不仅写了这些旅游文学作品并陆续发表在《中国旅游报》、《风景名胜》杂志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旅游天地》画刊、《江南游报》和《福建日报》等各地报刊，还在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，例如关于

旅游经济的《以旅游业开山门，以天下客促经济》、关于景区保护与开发的《自然景区的求名与求利》和关于导游业务的《导游“说”的原则之我见》，这是应当鼓励的。希望“发展金湖旅游，振兴泰宁经济”，我对金湖和其它新兴旅游区一样寄以厚望。特此为序。

1995年10月16日于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集散文、随笔、杂文、游记、纪实等作品 45 篇，大都已在全国各地报纸、杂志、书籍发表过。作者以独到的见解、真挚的情感、丰富的学识和生动的语言走笔人生，游历山水，纵横古今，撰述了诸多生活小品、金湖特写、泰宁轶闻以及中国节妇烈女那鲜为人知的血泪史，令人耳目一新，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山川人文的了解。对于金湖旅游者来说，似乎不可不读。

目 录

旅游新区及其新人、新文学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（刘毅）（1）

人 性

- 红酥手……………（3）
- 闲谈爱情……………（6）
- 戏说爱情……………（8）
- 情人与朋友……………（13）
- 并肩看星河……………（18）
- 北京感怀……………（20）
- 海山行……………（22）
- 将乐人印象……………（25）
- 崇尚老人……………（28）
- 呼唤信用
——小说《信用卡》创作札记……………（31）
- 鸡嘴·鸭嘴·乌鸦嘴……………（34）
- 狼狗……………（36）
- 斗鼠……………（38）
- 南国之春……………（40）

超越时空的“指使”	(43)
零星小语	(46)
看音乐有感	(48)
办公室杂记	(50)
戒烟记	(53)
祭母	(56)
给妻	(58)
小女儿的大问题	(60)
女儿，如果我不感激你	(62)

自 然

金湖十二景	(69)
封姨来兮	(73)
情系金湖	(76)
金湖访古	(78)
金湖性景观	(81)
武夷金湖亲手足	(83)
金湖岩琐记	(85)
金湖甘露寺	(88)
金湖赤壁	(91)
野趣寻源	(93)
千呼万唤上清溪	(96)
上清溪之诱	(100)
回眸上清溪	(102)
再植“盖江木”	(106)

历 史

- 泰宁轶闻考····· (113)
- 泰宁人的缺点····· (117)
- 尚书第主人李春焯····· (121)
- 野趣源隐士邱嘉彩····· (127)
- 国民党一县之野史····· (133)
- 祭袁崇焕····· (143)
- 烈女血，节妇泪
——中国节烈面面观····· (149)
- 索债
——纪念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····· (168)
- 橄榄裙
——悼萨曼莎·史密斯小姐····· (171)
- 附录：冯敏飞小说及论著选介····· (182)
- 跋（萧春雷）····· (191)
- 后记····· (194)

人 性

我们送走了先人，
再让后辈来送走我们。

我们都是诞生在最卑污的一刻，
却要伪装一生的磊落。

光明是梦，
我们从黑暗中来，
又回到黑暗中去。

存在是空，
我们在虚无中凝聚成，
又散落在虚无之中。

只有爱——

爱是一颗永恒的星
照亮了我们的来道，
和我们的去路。

——〔香港〕吴正

红酥手

柏杨、李敖等人把中国女人从头写到脚，篇篇精采，但我不明白他们何以不写写女人的手，害我狗尾续貂苦半天。

女人的手，实在忽略不得。古人苛求女人有三：笑不启齿，行不动裙，手不露腕。可见手与她们的皓齿、花裙所象征一样性感，以致今天男女握手还有条“不成文法”：必须女人先伸手，否则至少是挺尴尬。再一个佐证是，电影电视拍伟大的男女，吹灯关蚊帐的镜头也使不得，顶多是两双手合在一块搓几下，可也惹人大眼瞪了又睁。在古代，那就更玄乎了。陆游的《钗头凤》，写他那初恋的情人，用“红酥手”三个字便活灵活现，千古绝唱。所谓红，几乎与“女”字通假，但更富有感情色彩，例如女人出的汗叫“红汗”，女人流的泪叫“红泪”。所谓酥，意义也挺漂亮，其一为酒的别名，又一比喻物之洁泽松膩，陆游写女人头发也用这个字，“但见酥发覆面重髻髻”。“红酥”两字连用，又指女人化妆品，如唐朝王建曾吟咏“一样金盘五干面，红酥点出牡丹花”。总之，“红酥手”三个字够绝妙，男人一过目，十之八九要心酥十天半个月。这可以在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中找到旁证：“宝玉在旁边看著雪白一段酥臂，不觉动了羡慕之心。”

的确，红酥手别致得很。在电影院售票窗里头那堆兀进的手

中，一眼就可以分辨出哪一只 是女人的手。五指修长，又圆又尖，又白又嫩，手指与手掌相连处还泛出一个个小巧的笑靥，光洁蕴情，娇柔怀春。有意无意，小指头还婀娜到手掌之外，弯弯勾勾，如红杏出墙，风情千种。这是最基本的艺术造型，古今任何一幕舞台都少不了。哪像男人的手，偏心的上帝一点也不讲艺术，在窝囊的木块上胡乱插几根棍棍就了事。大庭广众，暗送秋波还得先侦察一番别人的视线，红酥手得天独厚，暗渡陈仓捏一把，天不知鬼不晓，电流接通，酥中有疼，疼中有酥，妙趣横生，男人拳头望尘莫及。十指连心，男女皆然，红酥手又胜一筹的是还与灵窍相通。在那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”之际，莺莺小姐哭诉道：“听得道一声‘去也’，松了金钏；遥望见十里长亭，减了玉肌。此恨谁知！”（王实甫《西厢记》）金钏，即手镯。以手表来比方，一听心上人说声“再见”，哪个男人会突然觉得表带都松了？莺莺小姐的苦衷是没有人会知的。但西洋男人一定知，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去吻女人的手，并且也吻得津津有味？

中国男人不知道吻，也吻不到红酥手。五代时候，王凝老婆途中投宿，被抢生意的店主拉了一下——想必，绝没有当今火车站姑娘拉男人住宿这么执着，但她还是动怒了，整个手臂都剁下，愤然掷地，以示贞节，垂范千古。然而，中国男人很早很早就善于欣赏，画饼充饥，叫西洋人嫉妒得要命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就记载，有谚语：“长袖善舞”，也就是说善舞须长袖。那么，究竟多长为佳呢？西汉刘向的《异苑》中有答案：“两袖俱长三丈。”注意：我没抄错，是3丈而不是3尺！《西京杂记》记汉高祖戚夫人“为翘袖折腰之舞”。试想吧：两条10来米的长袖带龙飞凤舞，如雨后彩虹，飘飘荡荡，时隐时现，你能不心酥神醉？因此腰折去，脸也扭去，三围藏了一围半，仅仅看袖——看手足矣！在古代，人

们日常生活中也讲究袖子长一些，又称“广袖”。东汉辛延年吟咏道：“长裾连理带，广袖合欢襦。”所谓裾，也指衣袖；所谓襦，是短衣。衣可以短些，但袖不能不长。对现代人来说，真不可思议。不过，现代女人整吊膀子一览无遗在大街小巷晃来晃去，另有一番风光，人尽可睹，用不着我来班门弄斧。

因此，女人越来越舍得在手上下本钱。古代女人不开化，在已经麻烦得要死的头上弄金弄银，像凤冠像孔雀开屏，看倒是更好看些，但碍事得很，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生活节奏。于是，如今的女人不干了，头发愈剪愈短，顶多到美发厅呆那么三两个钟头，其余差不多都投资到手上，把戒指、手镯之类的花样翻来覆去折腾，导致物价失控，火箭般上蹿。无奈，当今中国古犹未古，宁肯不涂皇后牌片仔癀珍珠霜也断断省不得戒指，务请男士们多多理解，理解万岁。想想罢，随着科技进步，牙膏事业一日千里，本来就海贝样的女人牙日益雪亮，不小心把皓齿笑露了，抬起一只红酥手捂之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道是无情又有情。这时候，男士可以去看她手上的戒指，顺水推舟，一帆风顺。万一倒霉，阴错阳差，碰上那种“坐怀不乱”者——很可能有某种生理缺陷的柳下惠之辈，红酥手可以大大方方伸过去，说是你猜这戒指多少K，让他顺手牵羊，也很自然，虽有请君入瓮之嫌，却谁也丢不了架子。你说戒指值钱不？难怪当今男人也东施效颦，勒紧裤带弄个金戒、银戒、铜戒或铝戒子戴戴，太公钓鱼。可惜的是弄巧成拙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败露我贫乏骑士风度，如果你不先吻我我就不敢说半个“爱”字。更何况，当今女人普遍时髦长指甲，并涂指甲油，涂得那根根葱儿似的指头缀上朵朵小红花，红艳艳，亮灿灿，十分之迷人又添了两分，男人永远不要梦想去攀比！

(1990年6月)

闲谈爱情

人世间，越是神圣的东西越容易被玷污，——最甚莫过于爱情。一方面像舞厅唱《纤夫的爱》那样“人尽可夫”地高歌“让你亲个够”，虽属“意淫”以性欲亵渎爱情，但到处如此，中央设个“国家爱情部”也管不过来；另一方面像妙龄女争嫁海外归来的老头，领个红本便受法律保护，还可以冠冕堂皇地说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”呢！

我曾经非常想专门写写那早已被人写烂了的唐玄宗与杨贵妃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爱情在中国有相当的典范性，以致我看新编的历史书，首先翻阅那一段，如果是“祸水论”，我其它都不看了。从道德角度看，玄宗皇帝不该“扒灰”——夺儿媳；从爱情角度看，堪为杰作，——天下女子万万千，比杨玉环貌美、艺绝者想必大有人在，但他认为只有这一个，并只要这一个，且“爱你没商量”。不过扩大范围来看，玄宗逊色一筹。英国国王爱德华爱上了二婚女辛普森夫人，也到了马嵬坡逼杀杨贵妃那样的地步，但爱德华“不爱江山爱美人”，宁愿被逐下金銮宝殿。普通人的爱情，女人的爱情，一样是超凡脱俗的。战国时期鲁国有个人叫尾生，与一小姐相约在桥下幽会，那小姐没来，而河水开始上涨，但他抱住桥柱在那等待，直到淹死。据今年初《文汇报》载，

二战时期，英军护士安娜竟爱上德军俘虏，尽管他“昏迷不醒，穿着肮脏的破军装躺在担架上”，她还是“第一眼就爱上他”。爱情，绝不“实惠”。

爱情的资本不必是江山与生命，甚至不必是金钱与美貌，但必须有一颗纯真的心，——这够苟求了！爱情是心与心的交易，虽然以性为基础，但是性与心是很容易分离的，很难兼而得之。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西施，与吴王夫差在姑苏台“半生贴肉”，同床异梦；而与范蠡在浣纱溪一见钟情，心心相印……

对爱情，我这等凡夫俗子常常觉得渴望是奢望，变成敬畏。好比音乐，弄个MTV卡拉OK自我陶醉尚可，但对贝多芬《英雄交响曲》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之类则至多是听得飘然，一个音符不认识，一个琴键分不清。

爱情是一种艺术，——行为艺术。

(1995年6月)